

清宮外史

下
慈禧全傳之三
高陽著



清宮外

高陽

高陽的作品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8號〉

皇冠叢書第 322 種

清宮外史（下）慈禧全傳之三

高 陽 著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7 1 6 8

郵撥帳號0010426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總編輯：陳蟠華

編輯：楊雪嬌

美術主編：李純慧

校對：劉秋城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話：3 0 6 1 9 7 2

著作權：台內著字第4880號
執照字號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

第十三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目錄

第三章.....三二三

整頓度支.....三七六

三庫積弊.....三八〇

雲南報銷.....三九〇

天象示警.....三九五

清流搏擊.....三九九

力振紀綱.....四〇四

常熟大用.....四一五

交通宮禁.....四三二

白簡紅裙.....四三六

第十章·····	六四〇
最後通牒·····	六四八
閩江風雲·····	六五四
烏尾喪師·····	六六一
巡撫受辱·····	六六三
欽差潛逃·····	六六七
大敗小勝·····	六八〇
第十一章·····	六八五
下詔宣戰·····	六九〇
閩士公憤·····	六九四
基隆戰火·····	六九九
孤拔封港·····	七〇七
第十二章·····	七〇九
萬壽恩詔·····	七二二

手足修好……………七二四

恭王被讒……………七二三

新疆設省……………七三〇

爲兄得咎……………七三九

議修御苑……………七四三

第三章

李鴻章南下，張樹聲北上，都是儀從煊赫；却有一個特簡的大臣，布服敝事，行李蕭然，悄悄到京上任來了。

但是進京之時，幾乎無人識得；等到宮門遞摺請安，「邸抄」發佈行蹤，朝中大小官員却都在談論。因為閻敬銘也是個傳奇人物，有許多傳播人口的故事，在湖北要殺官文的變童；在山西殺侵吞賑款的知州，都爲人所津津樂道，甚至連慈禧太后亦常提到他。

因此，到京第二天就傳旨召見。她還記得胡林翼當年奏保閻敬銘的考語，說他「氣貌不揚而心雄萬丈」；也聽恭王談過，閻敬銘未中進士以前，以舉人就「大挑知縣」，剛排好班，還不曾自報履歷，就有個主挑的親王，厲聲呵斥：「閻敬銘出去！」因爲大挑知縣，首先就看相貌，「同」字臉第一，「田」字臉其次；此外臉形像「申」、「甲」、「由」字的，也有入選之望，而閻敬銘甚麼都不是，他的臉像個棗核，兩隻眼睛一大一小，而且身不滿五尺，形容實在委瑣，怎麼樣看也不像個官，無怪乎首遭斥逐。

然而慈禧太后却並不以貌取人；對閻敬銘頗有一番溫諭，獎許他在山西辦賑，實心任事，是難得的好官。「都說你善於理財。」她提到特召他入朝的本意，「現在興辦海軍，跟德國訂造鐵甲船，一隻就要一百多萬銀子，真正有點難乎爲繼。全靠你在戶部切實整頓。」

「是。等臣到了部裏再說。」

「你在戶部待過；想來對戶部的積弊，一定很清楚。」

「臣道光二十八年散館，授職戶部主事；後來胡林翼奏調臣到湖北。事隔多年，戶部的情形，已經隔膜；不過理財的道理，不論公私都是一樣的，除弊即所以興利。第一，剔除中飽；第二，節用務實。不過，臣此刻還不敢說有甚麼把握；戶部的事很難辦。」

「就因為難辦，所以才找你來。我知道你最能破除情面；應興應革的事件，你儘管奏報，我總許你就是。」

「是！」閻敬銘的聲音提高了，「臣盡力去辦。」

「除了戶部的公事以外，有甚麼得用的人，你也不妨奏保。我知道你很識人，當初你保丁寶楨，果然很得力。」慈禧太后又說：「如今洋務很要緊；外頭可有好的洋務人才？」

「據臣所知，現在徽甯池太廣道張蔭桓，才大心細，器局開展，是辦洋務的好手。」

提到張蔭桓的這個官職，慈禧太后特感親切，但亦不免傷感，因為她的父親惠徵，就是死在徽甯池太廣道任上的。至於張蔭桓其人，她彷彿記得前兩年慈安太后跟她提過；但只知其名，別的就都不知道了。

「這張蔭桓是甚麼出身？」

「他是捐班知縣出身。」閻敬銘緊接着說：「是捐班當中出類拔萃的人物；筆下極好。早年在廣東家鄉，常跟洋人講求砲台機器之學。在山東亦帶過馬隊；臣跟丁寶楨都很得他的力。山東的海防，就是張蔭桓策劃的。」

「噢！」慈禧太后深深點頭，將張蔭桓的名字緊記在心了。

接下來，慈禧太后又問到他的家事；他說他的老家在陝西朝邑，因為逼近黃河，地勢低窪，常有水患，所以遷居山西運城。有三個兒子，老大叫閻迺航，同治七年的翰林，現在當編修；老二不仕，守持祖業；老三叫閻迺竹，已經中了舉人。又說家風儒素，兒子都能自立，這一次奉召入京，願盡餘年，報效國家；只是賦性狷介鯁直，料想公事不會順手。

「不要緊，你只管放手去做。凡事有我。」

有慈禧太后這句話，閻敬銘深為安慰。他淡於名利，這一次本來不想出山，到京以後也抱着隨時可以掛冠的打算；此刻感於慈禧太后的支持，雄心復起，倒真的想切切實實整頓一番了。

由宮裏出來，順道拜客，回到他長子家，署理戶部尚書的王文韶，已派了司官在那裏坐等，請示接事日期。

整頓度支

新官上任要挑好日子；閻敬銘却不作與那一套，隨口答道：「就是明天好了。」

一般的規矩，到任那天跟堂官相會，揖讓升階；司官捧上奏報視事日期的摺稿，畫了諾隨卽告辭。第二天起分批約見司官；總要十天半個月，熟悉了部務，方始有公事可辦。但閻敬銘也不作與那一套，到任第一天就要看帳。

戶部跟刑部一樣，按省分司，所不同的是戶部沒有直隸、奉天兩司；刑部的江蘇、安徽兩司，在戶部合而爲江南司，所以刑部十七司，戶部只有十四司。司有大小之別，戶部山東司管鹽法、雲南司管漕運、廣西司管錢法、貴州司管關稅，合稱爲「鹽、漕、錢、關」四大司。洪楊以後，洋務漸興，關稅重在洋關，不歸貴州司管；錢法則雲南銅久已絕運，所以桂、黔兩司，淪爲小司；新的四大司，除了山東、雲南以外，陝西司兼轄甘肅，而且管理宗室及京官文武俸祿，各衙門錢糧、各路茶引；福建司兼管順天直隸的錢糧。閻敬銘看帳，便從這「山、陝、雲、福」四大司的帳目看起。

看帳的樣子像大家巨族的總管、總司出納；一本「舊存、新收、開除、實在」的「四柱清冊」到手，算盤打得飛快，稍有錯誤，立即指了出來，所以十四司的錢糧收支，兩天的功夫，便已全部看完。

最後要看南北檔房的帳了。南檔房只管八旗的人丁錢糧，關係不大；北檔房則是戶部第一機密重地，爲天

下財賦的總匯，國家歲入歲出幾許？積存若干？盈虧得失如何？都非問北檔房不可。當初爲了防範漢人，北檔房的司官，稱爲『領辦』、『總辦』，定制只能由滿洲及漢軍充任。閻敬銘當年在戶部時，對此就大感不滿；如今當了本部堂官，一朝權在手，決心先從這頂要緊的地方，下手革新。

「請福老爺來！」

「福老爺」是正紅旗人，名叫福松，北檔房『掌稿』的司官；被喚請到堂，一揖以後，站着等候問話。

「部庫存銀多少？」閻敬銘問。

「董大人移交的時候，部庫實存七百三十六萬兩。」

「我問的是今天。」閻敬銘慢條斯理地，拿中指戳戳公案：「此刻。」

「還沒有算出來。」福松也是慢吞吞地，「因爲大人接事太匆促了；司理趕辦不及。」

他自以爲是絕好的托詞，其實糊塗透頂；庫存現銀，隨時都有實數，根本不用核算造冊。閻敬銘見過不少頭腦不清的旗人，無可理喻，便即吩咐：「你把該管的書辦找來。」

「管庫帳的書辦，今天告病假。」

「總有替他的人吧？」

「沒有。」福松答得極其乾脆。

這一下閻敬銘可真忍不住了；「我跟你說不清楚。」他不耐煩地揮揮手：「另外找個人來。」福松答應一聲：「是了。」隨手請了個安；動作俐落，姿態亦很『邊式』。

另外找來的一個領辦，是內務府出身的正白旗包衣，名叫齡壽；抱了一大疊帳簿，來見堂官。問到他的職

司，說是管京餉。

閻敬銘知道，他所說的『管京餉』，只管收入，不管支出——京餉每年數百萬；前一年年底規定各省分攤的數目，一開年就報解，總要到端午前後，才能解清；此刻是五月中旬，正是清結京餉的時候，所以他點點頭說：『很好！我正要問京餉；你把各省報解的實數說給我聽聽。』

『喏！』齡壽將帳簿往前一送：『都在這裏。』

這是個比福松更糊塗的人，連做官當差的規矩都不大懂；閻敬銘大爲不滿，搖着頭說：『我不要用帳，聽你告訴我就行了。』

『這得現算。』齡壽答道，『等司官拿回去算好了，再來回話。』

『不，不！』閻敬銘指着一旁的坐位說：『你就在這裏算。』

『回大人的話，』齡壽囁囁着說：『司官打不來算盤。』

閻敬銘大搖其頭：『越來越不成話了！』他沉下臉來說：『你回去聽參。』

齡壽面如死灰，環視同僚，意在乞援。可是，閻敬銘的脾氣跟作風，不但早就聽說，而且此刻已當面領教，誰也不敢自找沒趣代他求情，所以都裝作未看見。

齡壽抱牘下堂，告病假的書辦却趕到了，仍由福松領了上來，說是：『大人有話，請儘管問他；他最清楚。』

『你叫什麼名字？』

『小的叫張金華。』

「你年紀不小了。」閻敬銘問道，「在部裏多少年了？」

「大人由翰林院分發到部，小的就在部裏當差了；算起來是三十六年。」

「噯，你的精神倒不壞。」閻敬銘問道：「你有幾個兒子？」

「小的沒有兒子，只有一個胞姪。」

閻敬銘記在心裏——書辦是世襲的差使；沒有兒子，將來就不能承襲。記住了，免得將來有冒名頂替的事。

「你今年多大？」

「小的今年六十八。」張金華答說。

「望七之年，也該回家納福了。」

這是示意這個書辦該告退了；張金華倒也不在乎這位尙書，響亮地答道：「小的到了效不得力的時候，自然稟明司官，回家吃老米飯。」

聽他當面頂撞堂官，旁邊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閻敬銘自然不會理他這話，只問公事：「說部庫存銀多少，只有你知道。說吧！」

他說了一大串數目，董恂移交多少；新收多少；開支多少；現存多少？熟極而流，幾乎聽不清楚。但越是如此，閻敬銘越不以爲然；百凡庶政所恃的國家財用，竟只有胥吏能知其詳，實在太不像話了。

因此，他到部的第一件興革之事，就是整頓北檔房，奏摺上說：「滿員多不諳籌算，事權半委胥吏，故吏權日張，而財政愈勞，欲爲根本清釐之計，凡南北檔房及三庫等處，非參用滿員不可。」

三庫積弊

「三庫」是銀庫、緞疋庫、顏料庫。最重要的當然是銀庫；特設管庫大臣，派戶部侍郎兼任。三庫的弊端，閻敬銘是早就知道的；他的第二件興革之事，就是想革除三庫之弊，所以下令查庫。

查庫之日，有特選的司官跟着，其中有兩個都姓李，亦都是翰林出身，一個叫李用清，丁憂起復，從原籍山西平定州進京，背着個小舖蓋捲，徒步三千餘里，不雇一車一騎，京裏詫爲千古未有的奇事，公送他一個外號叫「天下儉」。

另一個李嘉樂較爲遜色，名爲「一國儉」；他不如李用清的是，做了官居然常喚剃頭挑子來替他剃頭。剃完，親手付予剃頭匠二十個小錢。自覺出手已很大方了。

有一次他問他的聽差：「剃頭的應該很高興吧？我每次都給他二十文。」

聽差的據實答道：「外面剃頭，最少也得四十文，何況是做官人家？剃頭的每次都要吵，我只好再墊二十文，才把他打發走。」

李用清大怒：「我在家鄉偶爾叫人剃頭，每次只要十二個錢，現在給他二十個已經多了；他居然還不知足，你也居然就添了給他，真正豈有此理！好了，從此以後我不請教剃頭的，連二十文都可以省下。」

果然，言出必行，從此以後，李嘉樂不再請教剃頭匠；要剃頭由他太太動手，剪得參差不齊，怪模怪樣，

惹多少人在背後當笑話講。

但閻敬銘却很欣賞，以爲做官必從一個「儉」字着手，才能「無欲則剛」，做個晚節不改，始終如一的清官；爲此特別重視兩李，帶着他們一起去查庫。

戶部三庫在三處地方，顏料庫在西安門內；緞疋庫在東安門內；銀庫又稱大庫，則在戶部衙門的後身的東北角。查庫先從遠處的顏料庫查起。

顏料庫是個雜庫，包羅萬象，無奇不有。掌管國家度支的戶部，何以會有這樣一座庫房？誰也不知道。有人猜測，戶部有此物庫，大致起於明朝萬曆年間徵收礦稅之時。礦稅苛擾遍天下，民間名產珍物，輸往京師，終年絡繹於途；奇珍異寶，收入大內，常用的物料，歸工部及戶部存貯，才設了這樣一座顏料庫。

在清朝，各省貢品，名目繁多；內務府認爲無甚用處，容納不了的，亦都歸於戶部。日積月累，用之不竭；隨意堆積在庫房裏，但是帳目却是分門別類，異常清楚的。

閻敬銘早年當司官的時候，奉派查過顏料庫，知道這座庫是無法查的，同時他要整頓的也不是這一庫。不過表面上決不能放鬆；所以雖無法查也要查。到了庫中坐定，拿料帳來看，逐日有記，逐月有結，毫無毛病。便派李嘉樂入庫，實地查察。

一進了庫房，他楞住了，在門口躊躇又躊躇，提起了一隻腳，竟不能踏下去，因爲滿地的檀香、黃蠟、石綠、硃砂，五色燦然，積成厚厚的一層，無可下腳。

「李老爺，請啊！」庫吏催促着。

「怎麼不收好？堆得滿地！」

『向來這樣的。』庫吏答道：『我同治三年到庫裏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叫人怎麼走路？』

庫吏大爲詫異，『就是這樣子走嘛！』庫吏毫不遲疑地舉步踏了進去；踩得那些物料『嘎吱、嘎吱』地響。李嘉樂心疼不已，但也只好跟着他舉步。走到中間一看，四週擺滿了塵封的木架子；陽光從天窗裏漏下來成爲一條光柱，其中飛舞着億萬灰塵，看上去像是金屑。

他有無從措手之苦，同時也困惑異常，不知一年兩次查庫，何以還會這樣子的雜亂無章？想了一會，只有請教庫吏：『別人是怎麼查的？』

『李老爺沒有聽說過嗎？』

『沒有。』

『李老爺，』庫吏指着地下說：『東西都在這裏，一草一木沒有人敢動；只要屋頂不漏，門窗嚴緊，就不要緊了。』

聽這一說，李嘉樂才明白，原來查庫就是來看看屋頂門窗。如果都是這樣奉行故事，那裏談得到整頓？自己特蒙閣尚書識拔，委派查庫，可不能跟別人那樣敷衍了事。

但是，一片混雜，實在無從措手；看了又看，發覺有一樣東西好查：『那是紙張？』他指着堆積如牆，已泛成黃灰色的白紙問。

『是。是宣紙。』

「點點數着。」李嘉樂翻出帳來唸道：「『五尺夾貢總計十八萬五千七百二十一張』，就查這『五尺夾貢』。說着走過去要動手。」

「動不得！」庫吏大聲警告：「裏面有蛇！」

李嘉樂不信，伸手掀開一角；是想看看可是真的夾貢，還是被掉了包？

那些不知堆積了多少年的陳舊宣紙，幾已粘在一起；數量既多，壓力亦大，一時那裏掀得起。李嘉樂是喜歡蠻幹的性子，一隻手不行，加上另一隻手；使勁攀着紙角，往上一推，只見一條四五尺長，黑章白文的蛇，從紙堆後面鑽了出來，游走無聲；李嘉樂直到臨近才發現，大叫一聲，連連倒退，嚇得面如土色。

庫吏急忙上前將他扶住；四隻眼都盯着那條蛇，從紙堆上蜿蜒而下，鑽入雜物堆中，無影無蹤。

「李老爺，你也真是！」庫吏大為埋怨，「跟你說動不得，你老偏不信；現在怎麼樣？」

「我只以為你說笑話嚇我，那知道真的有蛇！」

「蛇多着呢！天這樣熱，牠本來就想游出來涼快、涼快；那經得住你老再這麼一折騰？如今壞了，蛇也不知躲在什麼地方？步步都得小心。」

聽他這一說，李嘉樂便覺得那雙腳發麻；深怕一舉步就踩在蛇身上，釘在原處，動彈不得。

「快走吧！」庫吏拉着他一陣風似地找到了門口，却又問道：「李老爺，怎麼樣？」

這是取進止的意思；李嘉樂搖搖頭說：「不查了！」

「是！」庫吏加重語氣說：「查過了！」

他說「查過了」，就只好說是「查過了」，不然無法交差。好在閻敬銘深知積弊，意不在此；他的想法是